

踏着父亲走过的路

□作者：江东霞



这是一条连接着市区和一座煤矿的盘山公路，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，总是会让我想起，曾经和这条山路结下一生不解之缘的父亲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当时的这条路还是一条不能通行车辆的小土路，父亲就是跋涉着这条崎岖的山间小路，来到这个煤矿工作。那时候，煤矿上的工人好多都是家在农村。我们家就是那种情况。除了父亲，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在老家的农村。煤矿工人有班中餐，但父亲从来舍不得吃。父亲常常是蒸好玉米面窝头，作为自己的中餐。省下班中餐的白面馍，烤成馍片，探亲的时候，带回来给我们吃。尽管后来山路不断拓宽，还修成了沥青路面的二级公路，但却不通公交，所以每次回老家，父亲都是扛着装满食品的袋子，从矿上一路走进市区，才坐车回老家。

直到八十年代，国家照顾一线煤矿工人，我们全家终于从这条山路走进矿区，来到父亲身边。父亲和我们团圆了，但是，因为家里人口多，母亲和我们都没有工作，为了缓解家庭生活开支的压力，下了班，别的工友或打牌或下棋，父亲却总是舍不得休息，在周围村民废弃的荒地上，父亲种上粮食和蔬菜。弯弯的山路上，留满了父亲忙碌的身影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住的是一片分不到住房的矿工们自建的棚户区，人员混杂而乱，有人就“盯”上了父亲种在地里那些长势良好的粮菜。历来省吃俭用十分“抠门”的父亲，遇到有人偷偷偷拿，只是摇头笑笑，从不计较。宽容大度的父亲，理解这些才带出家属的矿工家庭生活的不易，还常常主动把成熟的时鲜菜蔬和产出的农作物分享给周围的邻居们。

后来父亲退休了，再来父亲年龄越来越大，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，但父亲仍然闲不住。闲不住的父亲，常常扛把铁

锹，拿个大大的编织袋子，沿着山路，捡运煤车抛洒掉的小炭块，顺带捡拾司机们沿路扔掉的饮料瓶子。父亲把捡下的煤块，用于家里的生活用煤，瓶子积攒下卖钱。当时，我们一直以为，父亲只是在那条路上捡煤块和破烂。我们并不知道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善良的父亲看到那条路上，除了这些杂物垃圾，常常还有从山上滚落的沙石路障，得不到及时清理。为避免造成事故，父亲同时也是在做这条和他深深结缘的道路的义务维护工。父亲捡抛洒下的煤块，捡被人们扔掉的瓶子和包装盒子，但对于人们遗失的财物，从没有贪心，从不会据为己有。好多次，为了把拾到的东西及时归还失主，父亲急得顾不上回家。记得有一次父亲捡到一个装有数千元钱币的袋子，硬是想办法寻找并归还了失主，这才如释重负地回家休息。一张破纸片、一个饮料瓶都要拾起来卖钱，面对数千元钞票却毫不动心。父亲的“拾金不昧”，惹得就连母亲都会有些埋怨父亲“太傻”。

的确如此，在当时我们并不理解。对于父亲出去捡煤块、捡瓶子，觉得很丢脸。那时候，离家不远处就是矿上的锅炉房和食堂，好些邻近的人家都是去那里偷偷地担煤用。因为都是矿上的职工，管理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是公开的“秘密”，是通行的“潜规则”，其实并没有人管。但父亲从来不，也不允许我们去。

我们常常埋怨父亲老实窝囊。从老家迁到矿上以后，和父亲资格差不多的人，逐渐分配了住房，一些条件比不上父亲的，通过关系也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，我们家分房子却硬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还有，本来那年往矿上迁户口，姐姐年龄才超过政策规定几天，有的人家超过几岁，都通过找关系，请客送礼改小年龄，办理了手续。但父亲就是不找人。父亲说：“那不是

钱的问题，是犯错误”。其实，父亲内心又怎么会舍得把姐姐一个人丢在老家。后来，有政策可以顶班，父亲赶忙退休，才把姐姐的户口迁了出来。

父亲一生，为了我们的家庭，为了我们能过得更好一些，极尽所能，辛勤劳作，但他绝不非分之事。敬爱的父亲，常常用他那句“咱可不能犯错误”来教导我们，润物细无声般用他磊落耿直的点滴言行，雕琢着我们的灵魂，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，在潜移默化中教我们去踏踏实实做事，堂堂正正做人。作为一名普通矿工，父亲不会讲大道理，但他用身体力行，向我们诠释和传递了朴实而珍贵的做人做事的品行。

岁月无情，时光如流水般悄然逝去。穿越一生风雨和辛劳的父亲，把我们带到了风平浪静的港湾。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地好了，不幸的是，来不及让我们好好孝敬的父亲，他于十多年前去世了。斯人已逝，但父亲的风范早已深深地融进了我们的生命，融入了我们的生活，如同人生之路的路标，深刻在我们后辈的心中。一次偶然相聚，几个孙子辈闲聊，已经是一所学校“教学能手”的侄子说起有的老师吃“谢师宴”，还收学生礼物的情况，听到话的大姐赶紧插话：“咱可不能搞这一套呵！”当听到侄子说，就是小礼品都不会收时，我们全家都开心地笑了。一阵轻松愉快的笑声过后，母亲忍不住来了一句“画龙点睛”般的总结：“家传啊，全家都和老头子一个德性！”

是啊！我们不仅是常常走在父亲曾经走过的路上，带着父亲蹒跚身影的这条路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心路。无论走多远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它都会让我们感到一种贴心般温暖。更时时提醒着我们，老实做人，本分做事，戒贪心、不犯错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好每一步。

爸妈的粗粮情结

□作者：马亚伟

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我总会买些鱼、肉、虾之类的给爸妈。大鱼大肉做好了端上餐桌，爸妈并没有吃几口。

我以为爸妈老了，啃骨头、挑鱼刺什么的嫌麻烦，于是给他们买了没有刺的龙利鱼。我做了一道酸辣龙利鱼，本以为爸妈会特别感兴趣，没想到老爸说：“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。”老妈也说：“现在这么多好吃的，可还是觉得喝碗玉米粥舒服。”

爸妈经常讲起少吃少喝的时代，人人吃不饱，把能吃的、不能吃的都往嘴里塞。我总觉得经历过那样的时代，饮食上不会再挑剔什么。可在如今这个食物极大丰富的时代，爸妈的胃口却越来越挑剔，这也不好，那也不想吃，最后总会来一句“还不如喝碗玉米粥呢！”

我看得出来，爸妈是真的喜欢喝玉米粥。那个年代的食物，他们依然很感兴趣，玉米、高粱、豆渣、红薯等等，这些被我们称为“粗粮”的食物，在爸妈的味蕾上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记，所以他们会永远保持“粗粮”情结。人的味觉就是这么奇怪，它所感知的并不全是食物本身的味道，而是保留着与食物有关的记忆，所以人们对食物的兴趣才会各有不同。爸妈的“粗粮”情结，其实也是他们追忆一种熟悉的味觉记忆。这种味觉记忆，会带给他们温暖和熨帖，所以他们认为粗粮的味道胜过鸡鸭鱼肉。

那次老妈把我磨豆浆剩下的豆渣留下来，里面放上香菜，蒸了几个“渣饼子”。老爸看到后，抓起一个来就吃。他一边吃，一边说：“真香！不信你尝尝。”我看老爸吃得香，不由掰了一小块儿尝

了尝。可是那渣饼子真的很不好吃，口感粗糙，味道还有些怪。我皱着眉头说：“你们怎么爱吃这些东西？”老妈说：“百人吃百味，我和你爸就爱吃点粗粮。”

我们爱吃的食物爸妈不一定爱吃，正如我们爱看的电影爸妈不一定爱看，不要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爸妈。既然爸妈有“粗粮”情结，那就尊重他们的喜好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还要让爸妈享受到更多的美食，让他们品味到更丰富的滋味，也摄取到更全面的营养。

如果能够“粗粮细作”，一定能让爸妈吃出新鲜的味道来。那次，我打算为爸妈做“奶香玉米饼”。我在玉米面里加了奶粉、面粉、白糖、鸡蛋，和好面后在电饼铛上煎熟。“奶香玉米饼”做法很简单，但做好了也不容易，配料的多少，火候的掌握，都非常重要。我做了几个，慢慢找到感觉了。试做的“奶香玉米饼”奶香浓郁，酥软可口。

我把金灿灿的“奶香玉米饼”摆在漂亮的盘子里，端上餐桌。老妈说：“看着挺好看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好吃！”我说：“尝尝就知道！”老妈尝了一口说：“不错，比我做的玉米饼好吃！”老爸尝了一口，点头说：“没想到玉米面还能做得这么好吃！”我听了很开心，学着电视广告里的语气说：“好吃你就多吃点！”多吃粗粮有益健康。

老妈说：“我和你爸都爱吃粗粮，这样粗粮细作还真不错！”我看爸妈都喜欢，就给他们写了几个粗粮细作的菜谱。粗粮细作，既满足了爸妈的粗粮情结，保留了传统，又有所创新，实在是两全其美。

用花香点缀平庸的日子

□作者：耿艳菊

下午五六点钟，和朋友经过一条商业街，看见一家卖鸡排的小店窗口外面排了很多人。朋友说，这家鸡排的味道很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买点。朋友去排队了，我一个人站在那无聊，便东瞅西看，看看周围的行人，周边的环境。

与鸡排店相临的是一家花店，这家花店有些简单，是借着超市人口的楼梯前那一小片空间摆了两架子花卉。经营花店的是一个年轻的短头发女人，带着两岁的孩子。孩子正吃一块奶油雪糕，奶油喇嗒喇嗒滴在了地上。女人转身去一个小桌子上拿纸巾擦地。

我有点失望，一直以为开花店的人都应该是很优雅的人，有几分仙气，离人间烟火很远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拥有一身花香。

这时，我看见桌子旁边的蓝桶里有一大把百合花，朵朵洁白的花突然让人眼前一亮，我莫名地又对这个花店有了好感。

这个开花店的女人也不容易，既要带孩子，又要打理花店。而花店的生意相对鸡排店来说简直太冷清。花店如果改为卖奶茶之类的小食，生意也许比卖花要好很多。她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守着，俗世烟火之外，她内心一定很喜欢和花草植物相处。她愿意守着这份喜欢，也乐意带给别人一份花朵的芳香。

我正想着的时候，一个骑单车的女孩子来到了花店门口。女孩子穿着灰色背带裤，白色T恤，

很青春阳光。不过，她的面容看起来有些疲倦，大概是刚下班回来吧。

女孩在花店里转了一圈后，在蓝桶前停了下来，她看着洁白的百合花，疲倦的脸上绽开了喜悦的笑容，俯身闻了闻，很陶醉的样子。然后，她挑了几枝，递给花店女人，请她包起来。

因有人光顾花店，花店女人显得特别开心，她两岁的孩子在一边闹着要她抱，她好脾气地哄着：“宝宝乖啦，看妈妈给姐姐包香香的花哦……”

花店女人包得很仔细，先用淡粉色的纸裹上，又用米色的丝带系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。

女孩付完钱，小心地捧着百合花出了门，走到单车旁，又小心地把花放在车前的筐子里。我看到车筐里有女孩买的菜，一把小葱，几个西红柿，一颗花菜。

我想象着女孩回到家把百合花插在餐桌上的花瓶里，去厨房做饭。等一切收拾好后，她坐在餐桌旁边吃饭边欣赏桌上的百合花，心情美美的，工作的疲惫也因此时的惬意而烟消云散。

我一直目送着女孩远去，心里不只为她点赞。这是个懂得如何生活的女孩，懂得人不仅仅是活着，而是要活得好，活得有情怀。她知道用花香点缀琐碎平庸的日子，为烟火生活增添一点别致的味道。几枝百合并不需要花费多少，它们却像闪亮的星星一样，让生活的天空散发出迷人的光辉。



秋草香 周文静摄

老家的柿子树

□作者：熊代厚

在老家院子的西北角，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，它还是父亲年轻时栽的，70多年的光阴，它一直默默地站在那里。风霜踏印，从我会走路起，高大的柿树就在我心里植下甜润的根须，扎在童年的深处，一直到今天，仍在伸展着，蔓延着。

柿子成熟要到中秋，长满绿叶的树枝上，挂满了又黄又大的柿子，像一个个小圆球，它的颜色由青慢慢地变黄，沉甸甸地挂在树枝上。我们在柿子还是青的时候就开始了吃了，咬一口，又苦又涩，嘴全麻了，麻得吃饭都没有感觉，说话也不利索，舌头伸出来，上面一层厚厚的白苔。

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法子，用明矾水泡，泡个两天，涩味就没了。不但不涩，还甜，还脆，试了几个，果真如此。

但青柿子再怎么吃也比不上熟透的，若等它们自然地在树上熟，无法逃过鸟的嘴，那些长尾巴鸟，并不专心地吃一个，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地乱啄，最后都会烂掉。

柿树一般是低矮的，但我家的这棵很高，有一次爬到树上摘，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，以后父亲再也不许我爬树。

用竹竿敲打是不行的，柿子很脆，一掉下来就碎了。柿子不同于其它的水果，摘下来并不能吃，还需捂一段时间，而摔碎的柿子是捂不起来了，第二天就烂掉了。

后来父亲想了个办法，他用铁丝做了一个茶杯样的圈，下面缝上了一层纱布，做成一个小网兜。他把小网兜结实实地绑在一个长竹竿上，采柿子时，用那个铁线网口套着柿子，然后稍稍用力，往后一拉，柿子就脱了枝，掉进小网兜里。

看上去很简单，但只有父亲做得好。我们要么拽了半天，树叶落了一地，柿子却不离枝；要么用力过猛，柿子飞出了小网兜，掉到了地上摔碎了。掉与不掉，摔与不摔，全靠力道。

捂柿子的办法有很多，父亲喜欢用草木灰。他从小灶膛里扒出一大筐，用水打湿，然后把柿子一个个排放，一层层地加灰，上面再铺一层稻草，柿子在里面做着深梦。

但我是等不到那么久的，感觉等待的每一天都十分漫长，过了四五天心就痒了起来，心里想它们该熟了。柿子放在最西边的屋，我悄悄地溜进去，偷偷地用手指掐了一个出来看看，和原来差不多。又掐了一个，也只是稍黄了一点，并不能吃。心中虽失望，也只好放回去。

家忆



展翅 张永生/摄